

家在榆树下

■田青霞

悔。”他握了握我的手，“当兵嘛，总得有人去。”

他说得平淡，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我却觉得肩上那件军大衣的重量，沉了几分。

他在一个叫马营沟的地方唤醒我时，已是下午。孤独的小站，除了我们，再无他人。只剩下公路向远方延伸，路边的芨芨草随风舞动。

他迎着风，指给我看：前方积雪的是祁连山，背后苍黄的是大黄山，也称焉支山。

我想起了熟读的《匈奴歌》：“失我焉支山，令我妇女无颜色。失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。”一股苍凉涌上心头。他握紧我的手，说：“走吧，快到家了。”

到了村头，四周的民房如同从土里长出，零星的树点缀其间。他拉着我沿田埂走了不到300米，两棵高壮的老榆树映入眼帘，成群的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。

“这是我家先祖种的白榆，快300年了。”他张开双臂贴在树干上。我也张开手臂靠过去，一只手拉住他的手，另一只手与他之间还差一大截。他笑了：“要3个壮汉手拉手才能合围。”

走过老榆树，一座高高的土门楼出现在面前。他看着我：“到家了。”

门楼两侧有砖雕对联，依稀可辨：峻岭秀中来脉远，平湖波映发源长。横批：纯厚造风。门头四周有砖雕花卉环绕，一扇厚重的木门敞开着。

他告诉我，他家祖上曾出过武举人，这院墙和门楼是此后的4位先人合建。小时候，他和伙伴们常在宽宽的院

墙上“打仗”。后来日子好了，院墙没了用处，邻人常来取土，院墙便渐渐矮瘦下来。

迈过青石门槛，一个皮肤略黑的瘦高中年女人迎上来，高声喊道：“庚辰回来了！”我正不知所措，一个半大男孩从土房里跑出来，欢呼：“小叔回来了！”原来是他妻子和侄子。

继续往里走，是一间安静的小院。他从挂着链子钉锦儿的门上取下锁，打开房门。屋内无人，炉子上的茶壶正“滋滋”响着。我们放下行囊，回到院中，对面一扇房门恰好打开。一位60岁模样的妇人走出来，穿着浆洗得发白的深灰色对襟衣裳，头戴咖啡色绒线圆帽，灰白的头发从帽檐露出。她挎着一个旧搪瓷盆，上面沾着新鲜麸糠。

他叫一声：“妈。”我唤一声：“姨。”她小麦色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目光在我和他之间来回打量，眼眶微微泛红：“庚辰，你回来了！小田，你来了！”

她下意识地在裤腿上擦擦手，转身把搪瓷盆搁在墙角，招呼我们进屋。

给我们倒水时，我看见她用袖口飞快地擦了一下眼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庚辰上次回家，已是两年前的事了。对于她而言，儿子的“休假”，是日历上一个被反复标记又不断推迟的日子。

茶刚泡好，就听得外边有说话声。门被推开，一个瘦高的老人迈进门槛，是庚辰的父亲。他穿一身晒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，五官很有棱角，头发很黑。看到我们，他一边招呼，一边慢条斯理地拍打衣服。

太阳西沉。晚餐是香喷喷的拉条

子，浇几勺醋卤，再拌上酸菜粉条炒肉。吃过饭，收拾完毕，窗外已是星光闪烁。

庚辰的大哥、二哥住在附近，听说我们回来，都赶来见面。一时间，沙发、桌椅、大炕都坐满了人。庚辰的父亲坐在热炕上靠着棉被，捋着胡须讲起他们当年找镍矿的故事——

“跑遍了那些大山，我们和苏联专家才在龙首山发现一块镍矿石。苏联专家像孩子一样又唱又跳……”

说着，他忽然转头看着儿子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你爹当年为国家找矿石，你如今为国家守国门，都一样。”

庚辰没说话，只是把茶杯往父亲手边推了推。

我忽然想起门楼上的对联——峻岭秀中来脉远。这一脉，从祁连山的矿藏，到边关的哨位；从三线建设者的锤声，到军校学员的脚步声，从未断过。

在那个夜晚，温暖的大家庭其乐融融。谈话持续到深夜，我和庚辰将大家送出门。我再次回望那两棵老榆树，月光下，它们沉默地站着，像两个忠诚的老人，守护着这座门楼，守护着这一脉烟火。
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热炕上，想着隔壁的他，忽然意识到：这个家，这300年老榆树下的土门楼，就是这个军人出生长大的地方。而我也将成为这个家的一部分——一个军人的妻子。

我曾听人说过军嫂的不易，也见过身边军嫂守望的身影。可此刻，在这座土门楼里，在那两棵老榆树的守护下，我忽然不再忧虑。我想，这就是归宿。有温情，有岁月。

相爱相守

直到穿上这身军装，我才真正掂出“军嫂”二字的分量——那不是团聚时的甜蜜称谓，而是在分离中的漫长等待。

童年记忆里，父亲是一个遥远的印象。他在边防部队，一年回来一次，有时两年，每次回家待的时间也不长。家里没有多少父亲生活的痕迹，除了阳台上那双褪色的军用胶鞋，和母亲接电话时突然放松的声音。

父亲和母亲通电话的时间不固定，有时在晚饭后，有时在我已经睡下的深夜。母亲接电话时总是站着，一只手握着话筒，另一只手无意识地绞着电话线。她说话的声音比平时低，比平时慢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。我从没听清过她说什么，只记得她挂掉电话后，会在沙发上坐一会儿，然后起身继续做手头的事。

记得我10岁那年，父亲探亲时送我一台小坦克模型。那是父亲为数不多亲手交给我的东西。他走的时候说：“想爸爸了就看看它。”然而，一个周末的傍晚，我正将小坦克拿在手中玩耍，一不小心把它摔成了架——轮子滚到沙发底下，炮塔断成两截。我趴在地上找了很久，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

母亲下班回来，工装裤膝盖上还沾着面粉——她在镇上食品店干活。看见我手里攥着断掉的炮塔，母亲没说话，立即蹲下来和我一起找到那颗滚远的轮子。然后她又拿来胶水，坐在餐桌边，低着头，一点一点把炮塔粘回去，轮子也安上了。夕阳从窗户照进来，把她的侧脸染成暖金色。

她把修好的小坦克放回我心手，笑了笑。

那天晚上，父亲打来电话。母亲接完，又在沙发上坐了很久。我抱着修好的坦克，忽然想到：母亲是不是也像这台坦克一样，被什么东西撞散了，然后一点一点把自己粘起来。

后来我慢慢发现，母亲有很多不易察觉的小习惯。她做饭总是多做一点，用饭盒盛好放进冰箱，像是随时等候有人推门进来吃饭。看天气预报时，除了收看我们所在的城市，母亲还总留意父亲驻地的天气情况。每年换季时，她都要把父亲的旧军装翻出来晾晒，再叠好放回原处。那些衣服父亲都好几年没穿过了，可她晾晒的动作，和晾自己常穿的衣服一样仔细。

高考后的那个夏夜，我第一次郑重地和母亲谈起从军的念头。阳台上晾着刚洗的床单，被晚风吹得鼓起来。

“你想考军校，妈支持。”母亲把衣服一件件挂上衣架，背对着我说，“但你得知道，军人的时间不是自己的。你爸这辈子，错过了你第一次走路，第一次叫爸爸，第一次拿奖状。这些时间，过去了就过去了。”

“妈，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过来的？”

“等一个人，不是光坐在那里。”母亲说着，转过身看着我，“是他在那边往前

往前走的日子

■侯兴成

走，你在这边也往前走。等到再次见面的那一天，你们都走了很远的路，谁也没被落下。这样就很好。”

送我去军校那天，他和父亲并肩站在门口。她伸手替我理了理军装的领口，指尖的力道很轻、很柔。我转身走了很远，回头时他们还站在原地。晨光里，父亲揽着母亲的肩膀，母亲站得很直，像一棵终于等到阳光的树。

在军校，我第一次站岗哨。凌晨两点，营区安静得只剩风声。我看看岗亭里的表，红色的数字慢慢跳动。

我想起了母亲，想起她接电话时站着的姿势，想起她多做一份饭的习惯，想起她晾晒那些旧军装时仔细的动作，以及她说的“他在那边往前走，你在这边也往前走”。

我忽然懂了。母亲这一生一直在做的，就是在父亲离家的时候，把日子真真切切地过下去——做饭、上班、接电话、晾床单、晒旧衣服、把摔散的坦克粘好……她把等待变成生活本身，让分离的日子长出真实的纹理。

我想，所谓军嫂，并不仅仅是一个等待者，也是一个前行者。她们是带着日子一起往前走的人。爱人把青春给了军营，给了边防，她们就把青春种进日常。她们所呈现的，不是一段空白的等待，而是完整的人生。

床头那只小闹钟还在走。听着指针嘀嗒嘀嗒的声响，我就会想起母亲常说的那句话——

“日子嘛，你往前走，它也就往前走了。”

穿不够的军装

■韩莹

做的。

有一次他下班回家，路上碰到小偷趁人不注意偷东西。他都想都没想，一下子冲上前将小偷制服，当场把被偷的东西拿了回来，还把小偷扭送到了派出所。事后小偷的团伙跟踪威胁过他，奶奶吓得好几晚睡不着觉，他却不当回事：“怕啥？再看见人偷东西我还抓，哪能看着他们那么猖狂。”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逐渐长大，听父亲讲述部队经历的时间不像小时候那样多了。可我和父亲一样，都迷上了军旅剧。《士兵突击》刚在电视台播出的那阵儿，我们父女俩总是准时追剧，一集没落。一次演到老兵退伍的情节，父亲看完后在沙发上坐了好一会儿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坐了五六个小时的汽车，回到老部队，看了看那扇熟悉的大门，又原路坐车回了家。我知道，他对军营的热爱从未减退。

后来，我成为一名军队文职人员，并且像父亲一样，光荣入党。几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我接到任务前往西北戈壁。第一次在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里工作，手脚冻得没有知觉。一时间，我觉得自己读懂了父亲，对他当年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的经历有了更真切的体会，心里涌出强烈的感动。

转眼间，父亲年近花甲。他有时喜欢静静地看军旅题材的电视剧，想一些事；有时也喜欢上网，买一些有军旅元素的小物件。闲暇的时候，他还会把家中珍藏的他年轻时的军装照一张张找出来看，再用手机翻拍下来储存在电脑里……

父亲早已脱下了军装，但他那份深厚的军人情怀和鲜活的绿色印记，早已深深扎根在我们家，也将陪伴我走过日后的军旅岁月。

又见太行虞美人

■谭国伦



张衡绘

讲解：“闺女，你没发现吗？这就是你读过的‘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’一词词牌名中的‘虞美人’啊。它看起来和罂粟花很像，其实有很大差别。”接着，年轻男子为女儿上起了植物花语课，我也在离他们不远处坐下，旁听学习。

“在民间，虞美人还有个名字，叫作‘丽春花’。因为在晚春，它的花格外明丽。虞美人不同于罂粟，它植株纤细，花秆上布满茸毛。花朵比罂粟

小，花瓣更薄更柔软，果实小而细长。罂粟则花秆光滑，果实又大又圆。”年轻男子如同一位很有文采的植物学家，为女儿细细讲解植物知识。旁边，一位年轻女子不时向他投去赞赏的眼神。当男子抬起头来，我惊讶地发现，他的左侧脸颊上竟然有一道暗红色疤痕！

他们不就是当年在虞美人花丛里拍婚纱照的新人吗？不就是花丛中演绎军人爱情的夫妻吗？如今我们竟

然又在大明川相遇！

“同志，你曾是军人，对吧？”我不由自主上前和这个年轻人打招呼。也许是因为我也有着12年军龄的缘故，他让我感到油然而生的亲切。

“叔，您怎么知道？”年轻人对于我的猜测，很是诧异。

“9年前，你们小两口在这儿拍摄婚纱照，对吗？我记得你爱人用花挡住你脸上的伤疤，也看到有人替你抱着军装。”

“叔，真是好记性啊！”年轻人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简短的交流之后，我知道了眼前这位年轻男子驻守在云南某边防检查站，是休假回来探亲的。他们平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严查毒品走私，而他脸上的疤痕就是在一次和贩毒人员近距离搏斗时，被划伤留下的。我也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分辨虞美人与罂粟。

说话间，他们的女儿跑出亭子，在花丛中如蝴蝶飞舞，东瞅瞅、西瞧瞧，拿着妈妈的手机，对准花儿从不同角度拍摄。看着女儿玩耍的样子，夫妇俩开心地笑了，他们的笑颜如花灿烂。

在这一片蔚为壮观的花海中，我见证了他们的爱情，见证了他们的幸福和快乐，也对他们肃然而生敬意。

家庭秀

文化长廊里光影轻轻晃
两侧的画作连成墙
爸爸顺着我的指尖望
远处是铺满绿茵的训练场
队列、操练、口号声声明亮
妈妈依偎在爸爸身旁
听他把故事慢慢讲
风裹着草木香
静伴军营岁月长
迷彩映着暖阳
呵护童年的时光
我们的笑声在营区轻扬
牟诗琪配文

定格

近日，新疆军区某部一级上士王海龙的妻子和女儿来队探亲。图为王海龙利用休息时间陪伴家人。

冯志钊摄

灯火温情

我总觉得，那时什么都简单，爱也简单。

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大学即将毕业。父母的熟人来给我介绍对象，告诉我他叫庚辰，是原西安陆军学院毕业的本科生，分配下来刚一年，就驻在县里；本省人，人本分。

介绍人还给我讲了他高考填报志愿的事。那年他的分数远超重点本科线60多分，父母正为家中出了第一个大学生而欣喜，他却瞒着家人，独自跑到城里，将第一志愿填报了军校。我听后心里一震——这个“本分”的人，骨子里竟藏着如许坚决。从那时起，我对素未谋面的他，生出了最初的敬佩。

鸿雁传书近1年，通过信里的文字，我了解了他的家庭：他家在距我家四五个小时车程的河西走廊，父亲曾是第一批三线建设者，饥荒年代为养活一家人回到农村，母亲在家务农。

那年腊月二十四，他带我回家休假。我们坐早班车出发，换乘，再换乘。西北的冬景在车窗外一帧帧掠过：蓝天，戈壁，长城，雪山……我靠在他的肩头睡着了。盖在身上的军大衣又厚又暖，有一股淡淡的肥皂和枪油混合的气味，让我莫名觉得安稳。

半梦半醒间，我忽然想起介绍人说的话，轻声问他：“当年你改志愿，就不怕家里生气？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望着车窗外的茫茫戈壁，说：“怕。但更怕这辈子后

两情相悦

时隔9年，我再次来到河北省灵寿县的大明川，又一次见到虞美人。

9年前，我应邀去大明川采风。见到谷地中繁花似锦，就像点缀在太行山间的一块华丽锦缎。几片花地里，花苗一棵挨着一棵，密密麻麻地簇拥着。花朵有着或红或白或黄或紫的亮丽色彩，在阳光的映射下，泛着迷人的光芒。同行的友人告诉我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虞美人。

平生第一次见这花，让我惊艳不已。走近细细观赏，只见虞美人花株高度接近，均为单株一花。花朵匀称，宽椭圆形的四片花瓣，在阳光下摇曳，真如古时美人飞扬的衣襟。

不远处，一对身穿礼服的新人在绚烂的虞美人花丛中拍摄婚纱照。男子四方大脸，皮肤黑红，目光如炬。女子白皙清秀，明眸如水。两人四目相对，眉宇含情。我见新娘在摄影师的指引下用一朵花遮挡新郎的左脸，才发觉那位新郎的左脸上有一道明显的暗红色疤痕。摄影师旁边，看管服装的工作人员怀里抱着一身橄榄绿军装。原来是军人的爱情。

因为那道疤痕，因为那身军装，我记住了那对新人，也记住了大明川盛开的虞美人。

今年，我再次来到大明川，又见到青翠的山谷，明艳的花海。

“爸爸、妈妈，这是什么花？”在一座四角亭子下，一名六七岁的小女孩，指着亭子外的花海，问她身旁的父母。

旁边一位年轻男子蹲下来，为她

